

秦牧先生為《洗玉清文集》所寫〈序言〉

關於嶺南女詩人洗玉清

嶺南女詩人洗玉清，最近又被文史圈裡的人們經常提到了。原因除了古典詩詞的作者集會結社、吟詠唱酬的活動頗為頻繁外，還因為越來越富裕的南海縣最近決定撥出幾萬元和省文史館合作，今年出版一部洗玉清的大型紀念詩文集。洗玉清女士是1965年逝世的，去今已經二十多年。現在人們還想到再編集子紀念她，足見她着實頗有影響。

“桂林家家曉，廣東有二樵。”南海的西樵山和博羅的羅浮山（東樵）齊名。西樵山頗出了一些著名人物，洗玉清就是其中之一。我們雖然不必推許洗玉清甚麼“一代大家”，但說她是近百年嶺南傑出的女詩人、國學學者、廣東文獻專家，卻是恰如其份的。我想來想去，想不出有哪一位婦女在這方面的造詣超過了她。

洗玉清出身於一個富裕家庭，少女時代在香港聖士提反女校讀書，接着在嶺南大學畢業，學的是古典文學。其後，她在嶺南大學任教，由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而部聘一級教授。同時兼任嶺南大學博物館館長二十五年。後來嶺大併入中大，她又當中大中文系教授，退休後擔任省文史館副館長，直到逝世。她一生始終過獨身生活，因此，她的學生們除稱她洗教授外，也稱她“洗子”、“洗姑”。

當年，由於文學活動的關係，我和這位“洗子”認識，並且有過多次交談。她完全生活在古籍堆中，簡直是一位“世外”之人。洗玉清對人和善、熱情、平易、親切。她身材微胖，穿的是綠袍、綢衫褲一類的中式服裝，大都是陳舊的，但非常整潔。我從來沒有見她穿過“布拉吉”之類的西服，她有時也往髻上簪一札鮮花。你和她接近了，會隱約感到她有一點兒封

建時代閨秀作家的風範，彷彿和李清照、朱淑真、陳瑞生等人一脈相承。自然，她祇是和我們想象中的這類人物“有點像”而已，並非像到十足。說這位女詩人溫文爾雅，則完全可以的，至於矜持高傲之念，她是完全沒有的。

一位女學人，有相當地位，而又一直沒有結婚，在任何社會都會引起人們背後的許多議論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所聽到的這類議論，最多的是說她單身一人，收入優厚，而且繼承了大筆遺產，生活儉樸非常，甚至簡直接近吝嗇，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有一位男詩人告訴我，有一次他和幾個人訪問洗玉清，洗給了他一包東西，說是“禮物”；他回家來打開一看，原來是祇值幾角錢的花生米，這使他不禁失笑。

但是，知人是很不容易的，對洗玉清這樣比較複雜的人物，尤其如此。後來有些謎底揭開了，又會令人大吃一驚。

在洗玉清的作品中，有一些是追憶她青年時代，人們曾贊美她漂亮一類的詞語，因此我領會她雖不結婚，但是“凡心未死”。有一次我和她一室對談，談到融洽、高興的時候，我突然單刀直入問道：“洗姑，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但不知方便不方便？”她表示“可以”以後，我率直地問：“你為甚麼不結婚？”她平靜地答道：“呵！是這樣的。我年青時候決定獻身學術，像我這樣的人，一結婚了，必定是個賢妻良母，這就很難專心治學了。左思右想之後，就決定終生不結婚了。這在我是作出了犧牲的，不要說別的，嶺南大學欺負我獨身，他們說我沒有負擔，長期給我的工資祇是half pay（付一半）。”句

子中的兩個英文單詞是她的原話。我聽了，不覺為之惘然。

如果以革命家、社會活動家之類的標準來要求冼玉清，那她得分是很少的。但是，人有多種多樣的價值，管窺論世，未必恰當。如果從治學勤奮、有所貢獻以及某些為人格來說，她又是得分很高的了。

她出生在一個富裕家庭，卻沒有閨小姐的習氣。她在嶺大一直是半工半讀的，幾乎不用家裡甚麼錢。父親給她的遺產，她終其生幾乎一個錢也沒有花費過。她幾十年都過儉樸的生活，這是難能可貴的。

她對民族大義十分執着。香港陷於日軍鐵蹄下的時候，日酋親自誘脅她到偽廣東大學任教，她巧妙應付，輾轉流離逃出了魔掌，在大是大非之前，她絕不會含糊，這也是很值得稱道。

她對於自己終生不結婚原因的自白是完全可信的。年輕的時候，儘管她已下了這樣的決心，仍有不少文人學士追求她。一位相當有名的男教授在晚年的時候就曾經向我坦陳青年時代追求過冼玉清的往事。那時，這位小姐曾經賦詩笑談其事，有兩句是“香餌自投魚自遠，笑他終日舉竿忙”，話也說得相當決絕。為了治學而放棄個人婚姻幸福，而且說到做到，這一點也頗不簡單。

冼玉清的學術素養相當深厚，現在要找這樣的婦女國學家着實不大容易。她對廣東文獻研究得很到家，除了對歷代書籍廣泛涉獵外，她研究過居廉、梁廷楠、招子庸、李明徹、康有為、黃遵憲等清代的廣東著名人物，並上溯古代，研究過冼夫人、楊孚等人。她的《廣東文獻叢談》、《廣東藝文志》一直是很有價值的後起學者的參考書。冼玉清的詩詞也有可觀之處。散原老人陳三立曾經許之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機趣。”古典詩文是最容易流露作者文字素養的功底的。我讀過冼玉清一篇自叙生平的駢體文，其中有這樣表達她青年時代願望的句子：“健婦把鋤，附郭之田五畝；小姑居處，寢饋之書一床。”你說這樣的自白中流露出幾分封建氣習自無不可，但是就用字遣詞而論，的確很有水平。因

此，閱讀過後，我竟不期而然地把這幾句話記牢，二十多年都沒有忘掉。

冼玉清有一首〈漱珠崗採梅〉的詩，是這樣的：

騷懷惘惘對寒梅，劫罅憑誰訊落開？
鐵幹肯因春氣暖，孤根猶托嶺雲栽。
苔碑有字留殘篆，藥竈無煙剩冷灰。
誰信兩週花甲後，有人思古又登臺！

這裡引叙的，雖是一星半點“吉光片羽”，但是，卻可以見到她在這方[面]造詣的一斑。

關於她在對待物質財富的態度方面，許多不熟悉底蘊的人都說她吝嗇。從表面看也確實如此。她對人對己，用錢都是非常節省的，但她決不是自奉甚豐而待人極薄的那一號子人。實際上她還有對人相當慷慨的一面，卻少為人知。她曾經資助音樂家冼星海赴法留學，一次就拿出了500元（30年代早期的500元價值相當可觀，大概夠充一個人好幾個月伙食費了），同事教授中貧困的，也有好些人受過她的資助。她從不花費父親給她的遺產，上面已經說過了。那是一筆鉅款，她請香港經營商業的弟弟代她管理，再三投資之後，又增值了不少。冼玉清七十歲時因患癌病逝世，事前她把全部財產都從香港調了回來。她立下的遺囑事後使人們普遍感到意外和驚奇，原來她把那筆鉅款（聽說有一百萬港幣以上）統統捐作社會衛生事業的基金了。

從這些事情看來，這位女詩人自有其不同於流俗的懷抱和氣度。

凡是對人民真誠地作過貢獻的人都值得紀念。我想我們對於這位嶺南女詩人也應該如此。在大量縣邑紛紛在編修新縣志和緬懷先賢的時候，南海縣特地撥了一筆款項來與省文史館合作出版冼玉清的大型紀念文集，不是偶然的事。作為和她有過交情，也算對她多少有些瞭解的故人，我覺得自己義不容辭，應該執筆寫一寫她的這些事蹟。

（1992.2.廣州）